文學之美，用聽的

「音以律文——台灣文學聲情演繹」巡迴展

文／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　　圖／國立台灣文學館

「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」第二期巡迴展以「傾聽文學的聲音」為核心旨趣，兼及台灣文學發展的歷時性與共時性，嘗試將「文字的書寫與閱讀」轉化為「語言的發聲與傾聽」，邀請觀眾以長久以來逐漸被遺忘的「聽覺」親近文學，體察潛藏於言說者心中或作家下筆時的情感直覺與美感情趣。

用「聲音」書寫，用「耳朵」閱讀

在許多人習以為常的認知裡，「文學」必當以文字為載體，以書寫為傳導，經過視覺的媒合，方得以成立。然而，在聲光影像蔚為主流，八方不動的白紙黑字似乎不再受到青睞的年代，除了「用眼睛看」，我們還能以怎樣的方式體驗文學？當視覺感官經受越來越多刺激乃至於逐漸麻木的今日，「聽文學」，或許別有一番風味。

事實上，「有聲無字」原本就是文學最初的樣貌——早在文字發明以前，先民即以語言為媒介，結合說者的口舌與聽者的耳朵，運用起伏有致的語言聲腔將音節編碼，創造出許許多多情節曲折、角色鮮明的故事，這種古老且原始的「聲音文本」，雖然歷經漫長的時光淘洗，至今卻依然存在於我們的生活週遭，那就是傳誦在市井巷弄間、大家耳熟能詳的神話傳說、民間故事和不經意便琅琅上口的俗諺歌謠，亦即所謂的「口傳文學」。及至文字發明，音符改以字符為表記，文學隨之從口傳落實到書寫，成為得以留存傳承的「書面文本」。然而，儘管文字代替了語言，但其以聲音為基底的特質仍然存在於文字書寫當中，因此，書面文學同樣可以說是一門聲音和語言的藝術。就如同作家經常被稱為「說故事的人」，實則他們說的每一則故事就是一首想像之歌，即便是由平面文字組裝而成，本質上仍鑲嵌了作家個人獨特的聲息氣韻，其音節的抑揚頓挫，附加的情思、心緒、畫面、行為，甚至是一片風景……，始終是文學創作中神秘而重要的一環，唯有以口言說、側耳傾聽，才能解答其中的幽微與奧義。

基於這種嶄新的發想，台灣文學館在第二期行動博物館推出「音以律文——台灣文學聲情演繹」特展，以「傾聽文學的聲音」為核心旨趣，兼及台灣文學發展的歷時性與共時性，嘗試將「文字的書寫與閱讀」轉化為「語言的發聲與傾聽」，邀請觀眾暫時閉上眼睛、放下書本，改以長久以來逐漸被遺忘的「聽覺」這一另類感官親近文學，體察潛藏於言說者心中或作家下筆時的情感直覺與美感情趣。在這間麻雀雖小、五臟俱全的貨櫃車裡，我們規劃了數種「聽文學」的方式，包括素樸而充滿生活氣息的口傳文學，母語文學之美的品賞，作家誦讀作品的韻味探求，感受文學化身為戲劇、歌曲的魅力，最後則是有形的文字與無形的聲音之交鋒。

常民之聲：口耳相傳的生命之歌

在傳統的初民社會中，口耳相傳的文學歌詩以人民的生活樣態與風俗民情為原型，匯聚各族群歷史文化的結晶，負有傳遞該群體世界觀、倫理道德與情感價值的使命，也往往是歲時祭儀得以成立的根基。據此，「音以律文——台灣文學聲情演繹」特展，便以日常生活中流佈久遠的「常民之聲」為

本展規劃數種「聽文學」的方式，包括素樸而充滿生活氣息的口傳文學，母語文學之美的品賞，作家誦讀作品的韻味探求，感受文學化身為戲劇、歌曲的魅力，最後則是有形的文字與無形的聲音之交鋒。

起點，在本展區規劃三個主題，分別是呈顯原住民各族群特色和象徵意涵的「口傳神話」：達悟族「飛魚神的邀請」、布農族「黑熊的智慧」、魯凱族「雲豹的頭蝨家族」、賽夏族「矮人的叮嚀」等十多族的神話故事；娛樂與教化意義兼具、富有濃郁的庶民氣息和地方色彩的「民間故事」，包括我們從小聽到大的林投姐、廖添丁、白賊七、虎姑婆；以及根植於土地、源起於生活，充滿草根力量的「歌謠俗諺」，例如充分反映先民生存境遇與歷史實況的〈台灣人民生活史〉、〈台灣後來好所在〉，乃至於〈天烏烏〉、〈一隻鳥仔哮啾啾〉等作品。

媽媽的話：品賞母語之美

而如果把眼光從人類總體敘事的脈絡移開，聚焦追索個人的生命經驗，我們則會發現，那些奇幻動人的神話傳說、像基因一般深植在腦海中的民謠俗諺或各種俚語，其實乃是依偎在母親的懷抱，聆聽其溫言軟語的訴說，一點一滴灌注而來，這也就是與文學結緣的開始。母親所使用的語言——母語，因而成為我們認識世界的開端、建構自我認同的依據，同時是思維運作與人際交流不可或缺的工具。另一方面，台灣歷來即是多元族群共居之地，有多少族群，就有多少不同的語種，從而蘊生了眾聲喧嘩的母語文學；以母語創作的文本，不但最貼近該語族的心靈面貌，同時也最能揭示此一群體的本質樣態。為了讓觀眾重溫那遙遠而美好的文學體驗，也為了讓更多人了解作家如何從「聽媽媽說故事」到「用媽媽的話寫故事」，緊接在「常民之聲」之後的，是「媽媽的話」。這個展區蒐羅了各種以台灣在地語言發聲的文學作品，包括歌仔戲、南北管、布袋戲、客家大戲等「傳統戲曲」，以及作家以原住民、客家、河洛等母語寫就的「現當代母語文學」，一方面帶有傳承母語的文化意涵，使觀眾領略本土母語文學的內涵與價值，也希望藉此讓聽眾懷想母親溫暖的耳語和叮嚀。

為你朗讀：走訪作家心靈地圖

不同於口傳文學映照出一個族群的集體潛意識，以文字為取向的書面文學不折不扣是創作者個人色彩的展現。當我們習於以二度空間的思維向度接收書本上文字語意的同時，往往也就忽略了每一部標記著作家姓名的文本，都是其個人情感與思想的紀錄，他們以聲傳情，藉由語言文字的音韻安排和調性變化，巧妙地轉化其心聲，而這唯有通過將無聲的文字轉化為有聲的語言，朗讀唸誦，才能有所領會與體察。在「為你朗讀」展區，我們將文學作品依小說、散文、詩、劇本等文類略作區分，除運用既有資源，還特別邀請張曉風、汪其楣、劉克襄、林文義、利格拉樂・阿鴻、巴代、陳雪、駱以

軍、詹俊傑等作家，親自精心挑選其代表作，誦讀錄音，透過聲符的展演、音律的流動，讓抑揚起伏的音韻、豐富生動的語言表情，細緻地呈顯其獨特的語調聲腔與下筆時的心思情意，以形構「聆聽文學」的美感經驗。

文字演歌：當文學登上舞台、化為音符

好的文學除了內蘊作者的心靈之聲，通常也含藏著繽紛豐富的隱喻意象與曲折跌宕的故事情節，這樣的作品不是只能隱身在書本裡，同時還能通過不同領域創作者的跨界連結和轉化，讓平面的靜態文字變身為動態的聲光影像，例如音樂歌曲、電影或舞台劇。所以，走進「文字演歌」展區，您會發現，這裡正上映著一場影音的盛宴，我們利用獨具巧思的方式，播放詩歌改編而成的歌曲，包括吳晟〈甜蜜的負荷〉、向陽〈菊嘆〉、白萩〈雁〉、羅門〈春天的浮雕〉；至於電影和舞台劇，則多半取材自小說作品，例如改編為電影的蕭麗紅《桂花巷》、陳玉慧《徵婚啟事》、幾米《星空》和劉梓潔的《父後七日》；舞台劇則有張文環的《閹雞》、鄭清文《清明時節》、廖雷夫的《隔壁親家》以及王鼎鈞的《單身溫度》。[1] 我們希望藉由影音的播放，讓「聲音」和「文字」互為參照，以此突顯平面文本經過聲光符碼的轉製與再創造，所呈現出的靈動風情。

聲歷其境：文字與聲音的遊戲

文字是空間性的存在，聲音則屬於時間性的流動；當作家們以「文字」刻寫「聲音」，剎那的無形之「聲」如何被永恆的有形之「文」掌握？無聲的文字又如何織就繁複而繽紛的有聲意境？在展覽的最後，我們揀選了幾段作家對聲音的描寫，例如溫奇以紙筆沙沙的聲音形容學生在試卷上作答的情境：「沉沉我欲眠／筆和紙沙沙／或刀與盾鏗鏗／一次突襲，一陣砍殺／殺聲漸歇／六十顆頭顱全落在桌面／噹噹噹噹噹噹／鐘聲猛然敲醒我／出草歸來猶未慶功的夢」；李潼在《魚藤號列車長》中這樣勾勒小貓的動態：「薈姐讓米莉開發新遊戲，她讓米莉在光滑玻璃上溜冰，用牠的肥爪在玻璃上跌跌撞撞的搔刮，搔出尖銳的吱吱響，刮出唧唧的刺耳聲。米莉的胖身子在玻璃上翻滾，滾一下，喵一聲，滑一下，喵兩聲，若順利搔刮出尖銳聲音，牠的喵喵叫就完全配合薈姐的笑聲，久久不停。」此外，還有賴和的〈南國哀歌〉、錦連的〈夜的旋律〉，以及葉石濤的〈學琴〉等篇章，利用多媒體的設計裝置，具體呈現文學作品中對聲音的意涵詮釋與情境描摹，使觀眾產生鮮活的想像。

對於一所文學博物館來說，策劃一場以聽覺而非視覺為導向的展覽，無疑是一次大膽的嘗試，這其中，隱含著我們對於多方面開展文學體驗的創新與期待，期待通過聲音的書寫，耳朵的閱讀，與所有踏進行動博物館的民眾一同分享語言的律動，也共賞文學的美好。

1. 歷來被改編為音樂、電影和舞台劇的台灣文學作品不計其數，但受限於展示空間有限與版權取得不易，此次僅能首先展出這些作品。